

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前夕,《上海文论》编辑部曾向严文井、林斤澜、刘白羽、周而复、邓有梅、高晓声等作家和徐中玉、钱谷融、潘旭澜、陈思和等学者提出了关于当代文学四十年的十个问题,他们的回复“或庄语,或谐语,或雅语,或寓深沉于历史,或寄厚望于未来”。1989年5月21日出版的《上海文论》第三期(总第十五期)刊出了《“当代文学四十年”百人问答录(一)》。编辑部是按照“来稿先后”刊发的,第十三个刊出的是钱谷融题为“写得通俗些”的回答,这段文字不见于《钱谷融文集》,也不见于钱先生的各类集子,笔者编的《钱谷融著译目录初编》也漏收了,当为集外小文,照录如下:

近年来,人们常常在为严肃文学的市场日渐为通俗作品所占领而忧心忡忡。其实,且不说所谓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名称与界限还大可争论,就是通俗文学也决不是可以轻视的。《三国演义》《水浒》等书,最初原是说书艺人的话本;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的戏剧,里巷小民、贩夫走卒也能欣赏;它们都是很通俗的。我觉得我们的作家们正应该在作品的通俗性上多用些心,譬如多注意一下编故事的技巧,使作品更容易为群众所喜爱。消遣的观点一向为我们所不取,但人们首先大都还是为了消遣、为了娱乐才去看戏、看电影、看小说的。那么,我们的

文学艺术作品怎么可以不注意趣味性,不讲究吸引人的艺术魅力,不在使人爱看爱读上多下功夫呢?在这一点上,严肃文学的作者们倒是应该多多向成功的通俗作家学习的。

据我推断,钱谷融先生回答的当是第十个问题,“您对文学理论界的哪些争论感兴趣?看法如何?”钱先生不愧为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在这篇仅有三百十九个字的短文中,阐述了他对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看法,旗帜鲜明地提出,“通俗文学决不是可以轻视的”,文学艺术作品要“注意趣味性”,要“讲究吸引人的艺术魅力”。

关于通俗文学这个学术命题,钱先生一直在思考。《写得通俗些》只是一个问卷的简单答复,三百十九个字并不能完全呈现先生对通俗文学的看法。钱先生1993年7月28日专门写了长文《我看通俗文学》,发表于《上海小说》1994年第三期,对“人们轻视、甚至鄙视通俗文学”的原因进行了细致探究,提出“培养和建设一支通俗文学作品的作家队伍,并鼓励和提倡严肃文学、纯文学作家从事通俗小说

钱谷融先生说通俗文学

■ 官立



钱谷融先生画像 赵抗卫绘

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多少年来在我们人民生活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主张恢复闲书,“我有闲再来写,你有闲再来看”,因为“文学本来是要给人愉悦的,要使人的心灵升华”。另外,钱先生与他的弟子殷国明老师作过十六次长谈,其中第十次名为《关于艺术女神与通俗文学——与殷国明对话之十》,着重谈的还是通俗文学。当然钱先生在撰文反对轻视、鄙视通俗文学的同时,也提醒我们不应该把通俗文学的地位提到与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同样高的地位,因为“就意义与价值来说,严肃文学、纯文学无疑始终居于领先地位,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准的,无疑也应该是严肃文学、纯文学,而不应该是通俗文学”。

钱先生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是一个“既无能而又懒惰的人”,“平日虽很喜欢读书,但目的只是为了自娱,无意做什么学问,根本不配称为学者”,但我们单从他对通俗文学的若干思考,就可以领略先生的风采、睿智和真诚,就可以感受先生对学术的执著。写这篇小文,作为献礼,迎接先生即将到来的百岁华诞。

的创作”,希望严肃文学、纯文学作家“在创作严肃文学、纯文学作品时,加强作品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尽量做到雅俗共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

二期推出了关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一组笔谈,钱先生又写了《不必羞愧的缪斯女神——我看通俗文学》,指出“中国的通俗文学的确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

绘画带来内心的光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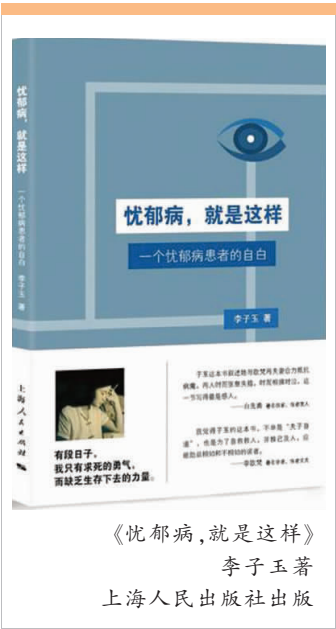
■ 王犁

子玉老师举办新书《忧郁病,就是这样》和画展的分享会的那天,我因为下午有课,没有机会参与分享。第二天看到电视新闻,李欧梵先生微笑、谦和、戴着眼镜的形象,完全符合我对前辈知识人的想象。

也是那几天,朋友约我去余杭的一所国际学校参加一个活动,说实话,那个地方与我居住地的距离,得挣扎一下才能决定去还是不去。相约的人特别强调,欧梵先生与子玉老师也有可能在,这一强调使得距离之远好像就不是问题了。晚上,我正好搭乘送欧梵先生与子玉老师回饭店的车。子玉老师听说我是美术学院的教师,便聊起绘画的问题。欧梵先生很少说话,有时会眯着眼睛微笑地插上一句:“你看,我也是这么说,你还不信!”

子玉老师问我:“我这样画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啊。我问子玉老师,绘画给您带来快乐吗?她说,当然带来快乐啦。我又问,您厌烦了现在的表达方式了吗?子玉老师回答说没有。我说,那还管那么多干嘛?自己愉快最重要,等厌烦了这种表达方式,自然会有突围的办法,至少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危机感,万一一直愉快下去,您就懒得突围了,或许无意中身陷艺术的魅力自己还不知道。欧梵先生插话:“她只信别人,我也是这样跟她说的。”这时的子玉老师,天真得像小女孩,高兴地问我:“是吗?这样我就可以了?”

再说说子玉老师的作品带给我的感受。她的作品大多四开大



小,水彩干擦的叠加,质地有点像油画或丙烯,色调统一老练,第一次看到以为是在写实绘画不能满足内心的宣泄后出走抽象的画家,却不料子玉老师上手就是抽象表现,让我很诧异。大多数中老年朋友的画,不是老年大学类的传统中国画就是原生态绘画,记得有一部欧洲电影,就是讲原生态绘画怎样的惊鸿乍现。我不知道子玉老师这样选择的动因,但无意中让她规避了在艺术的低维度无主见的滑行,相反却让她逼近绘画与音乐、诗歌交汇处可

以感受到的韵律。“所有的艺术中,最难的是抽象艺术。它要求画家有良好的素描技巧,对构图造型和色彩构成有超常敏感的把握,而且还应该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最后这一点最关键。”(康定斯基)子玉老师虽然没有接受过学院素描技巧的训练,但她无意的选择,仿佛老天给她装上飞翔的翅膀,让她获得了诗人才拥有的质地。

子玉老师在《忧郁病,就是这样》中有一段与绘画有关的表述:“前年开始,我忽然兴起作水彩的念头,于是拿起画笔,随意涂鸦,把湖光山色乱涂一气,思想情感跟着水彩的笔端流转,画啊画,不知不觉间,心情豁然开朗了。云彩、山色、水光的色调变化万千,尽都是心灵情绪的写照。”这不是上苍在特定的时刻,让子玉老师看到亮光又是什么?

抽象绘画不模仿任何业已存在的物象,让子玉老师回避了状物能力培养阶段的枯燥,直奔情感抒发,但也会带来这样的绘画在专业人士眼里有意义吗的疑问。缪斯女神所掌管的艺术,就是为太多需要理性细化的界限留有不可控的余地,让人类可以在艺术上宣泄更为抽象的情感。那些还没有尝到艺术滋味的所谓专业人士,把艺术捆绑在一、二、三、四、五的初级阶段,所以

子玉老师大可不必有疑问,我开玩笑地说:您人生诉求中又不需要再来考美术学院。倒是在抽象绘画的特性里,释放了忧郁症某些一意孤行的执念,营造出绘画语言和不刻意表达的观念,以其抽象符号表达过程中得到的愉悦感受来完成对生命存在的体验。抽象绘画往往在表面上呈现出缥缈、游离、捉摸不定的视觉图像,与整个世界内在的语言以及隐藏在生命深处灵魂里的语言更为亲近。抽象艺术非理性、无主题、无逻辑、无故事,通过抽象的色彩、线条、色块构成,折射出审美者自己的创造能力、想象能力,以此来表达和叙述,反而

更贴近人性中情感表达的内涵。子玉老师虽非绘画的专业人士,但我相信她看到维也纳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的画作一定会产生共鸣,那种非常规审美的心灵挖掘,非常逼近人的内心。

忧郁症是一种现代文明的疾病,时常听说谁谁抑郁了,但想要认真了解,还是得看子玉老师的这本《忧郁病,就是这样》。子玉老师的经历与这样坦诚地面对自己非常难得,放下执念不是说放下就放下的。英国人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的《艺术的疗效》已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或许,艺术已参与忧郁症的临床治疗,然而,这些与子玉老师都没有关系,对于她来说,当绘画已经带来光亮时,重要的是享受内心映射的光亮,绘画本身已退居其次,享受光亮才是绘画的目的。这一刻,应该祝福子玉老师。



《永远的“瓦尔特”——巴塔传》

[塞]拉德米拉·斯坦科维奇等著 彭裕超译 人民出版社 2017年8月出版 定价:48元

本书是对塞尔维亚著名演员、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瓦尔特扮演者巴塔致敬的书。记述了巴塔在六十年的演艺生涯中塑造的三百五十多个不同角色,以及在这些角色中体现的他无可争议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不仅仅体现在剧院里、电视前、银幕上,还体现在他关心民众、热爱和平、热心中塞文化交流等一系列社会活动中。本书由一组优秀作家和专业电影艺术和文化的记者们共同撰写,通过与巴塔本人以及其家人的一系列访谈对话资料写作而成。

发行业务电话:010-65257256 65136418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网址: www.peoplepress.net